

桂雨文库

爆炸的河

俞梁波 著

人性真实

求索者眼中的

人生新视角

直面世俗

体验真实

大众文艺出版社

桂雨文库

求索者眼中的人性真實

爆炸的河

GUI YU WEN KU

俞梁波 著

大眾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爆炸的河/俞梁波著—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8

(2006.1 重印)

(桂雨文库/王连生主编)

ISBN 7-80171-544-6

I. 桂… II. 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9755 号

桂雨文库

王连生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香河县鑫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 字数 2339 千字

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

ISBN 7-80171-544-6/I.365

总定价:292.00(全十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电话:010-64062964



桂雨年年看杭州

——《桂雨文库》总序

叶文玲

走过了千山万水，到头来觉得天下最可爱的地方，还是杭州；看遍了风花雪月，至今最让我醉心的时令，是杭州的秋天。

我喜欢秋天的杭州，是因为她城里城外满眼的浓绿，抬眼望山，山是层次有致的水墨，低头看湖，湖是幽幽可人的画图。当你尽情品味着青山绿水的无尽诗韵时，更有一脉脉一缕缕的清气花香，一阵阵沁人肺腑，这沁人肺腑的花香，就来自满陇满城的桂花树。

杭州桂花，不光开在早有名声的满觉陇，秋天的杭州，从农历八月起，真正是遍地桂花遍地香，当桂花被确定为市花以后，就越发恣意汪洋地遍布全城全市。山脚也好，水边也好，无论公园苗圃，百姓庭院，但凡三尺见土的地方，总有它们的踪影。有幸得住杭州的人家，不消说四时八节有花事可赏，但等秋光乍泄金风徐来之日，光那满城满陇的桂香，就足可使人无比陶醉的了。

人都知花无百日红，再烂漫的花事也有消停之时。于是，爱花惜花的人，便在秋高气爽的时日呼朋唤友地出游，有桂花树的人家，也总是在桂香初飘之际，便早早支起了大大小小的花架帐棚。于是，年年的金风送爽时刻，闻香访桂便是此间最宜人的风光，也成了杭州人最可意的赏心乐事。于是，年年月月的这个季节，我也总会挑个好日子，携家带小，拣个桂香幽幽的去处，悠悠

地走上一圈，让那浓浓淡淡的桂香，紧一阵密一阵的送入鼻端，听凭那一颗颗碎钻石似的小小花蕾，在徐徐的秋风里，疏一阵密一阵，飘飘摇摇落个满肩满身。怀一种闲适心情来，染一身幽香去，此时此刻，世俗尘虑莫名烦恼全都抛之脑后，人和自然取得了最和谐的亲密，桂花雨予人的惬意，也仿佛达到了极致。

一个诗意充盈的好地方，若是光有大自然赋予的好景致，总还少了点什么，而人文景观，便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生动的补缀。

杭州的人文景观，从古到今，洋洋洒洒，千年风流，当然是一篇小文断难说道得尽的。我这里就小见大，说的是当今杭州的作家和有幸得住杭州的作家。有道是名士幸得名山，胜友斯成胜会。得白天下第一的自然条件，杭州作家自是比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多了几分山水灵气。他们的深谙书山三昧，更得人生真谛，物无象，兴有余，他们感悟生命，感悟自然，积聚心中的，是社会人生的一种责任，流泻笔尖的，是年年月月的锦绣华章。于是，年年月月过去，这些感悟厚一本薄一本积聚起来，汇成了一道道人生风景，于是，作为同行同道的我，也总会时不时的收到杭州文友们源源赠寄的佳作。作家此时的心情，就像农民收割庄稼一样，手里是沉甸甸的收获，心里是醉醺醺的喜悦。

杭州作家们常常在丹桂飘香的季节，将这一年积聚的作品汇编成册，得自天然启发，《桂雨文库》就顺理成章的成了这套文集的名字。

自数年前编纂第一辑文集开始，他们年年不懈，至今已经出版了四辑。四辑书的作者大多是杭州读者非常熟悉的。我想，爱好在书海徜徉的不待翻开书页，光这带着花香诗韵的书名，就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就是一个阅读的亮点。

和此前一样，这第五辑文集的作者，有的是墨海耕耘数十年的作家，有的是近年脱颖而出的年轻人。十人集合一块出书，便很有俊彦星聚英贤云集之妙。而且，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大家同得生活之源，共识以人为本，林林总总的十本书，虽然门类有别，风采各异。但是。或昭示未来，或殷期后起，集在一起，蔚



成洋洋大观,和前些年出版的四辑一样,既是全省作家创作队伍中最亮人眼目的方阵,更是杭州作家实力的再次展示。

这辑丛书展示之日,恰逢国庆 55 周年华诞,也逢一年一度闻香赏桂之时。国运昌隆文运日盛,文华霞蔚逸兴遄飞,欣然命笔之际,只求与读者同清眼目,共赏新书之乐。



目 录

怀念少女李青	1
狗事	14
枪手	27
死了一棵树	38
漂亮姑娘	51
伟大的死者	61
宝地	76
浴室	88
麦子,麦子	100
积满灰尘的厨房	110
等待左乳	125
荧光灯	134
兄弟墙	146
左臂,右臂	159
一个乡村青年的死	174
爆炸的河	187
陈小望的宝藏	234
等待兰英回村	282
后记	304



怀念少女李青

那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在樟树下望着大空的李青突然流起了鼻血。鼻血简直就像两道涓涓细流，一长一短，源源不断，很有节奏地落在了她脚前，在炙热的地上像开放的梅花一般美丽。她仰着脸，用两个手指堵血，天空已经失去颜色，那个像人一样的图案已经逃走，透过树叶的阳光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一样割在她的脸上，她摇摇摆摆着，顺势躺在了地上。她从地上起来已是傍晚，燥热的风像一根根浸了水的布条似的抽打着她的身体，她辫子哆嗦，一小步一小步走回家。在她身后，几个男人狠狠地挖着鼻孔，弹出一团团乌黑的鼻屎。

于是，李青就恐惧夏天了。每一个夏天都是这样，丝毫没有多少改变。虽然鼻血并不是每一天都流的，但整整一个夏天，流鼻血的天数总是大于不流鼻血的天数，尽管，流鼻血都是在她醒着的时候，一旦入睡了，她的鼻子也就安枕了。李青大睁着眼一直照了很长时间的镜子，她的鼻子跟村里其他人的鼻子没什么两样，至于两个鼻孔，显得很秀气，就像两只好看的小眼睛。

李青的父母惶恐不安。几年间，他们像最勤劳的工蜂一样嗡嗡着，他们精打细算，每天喝汤吃菜叶，计划攒够了钱，就带李青去上海看病。上海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村里人都这么说，只是谁也不知道上海有多大，又有多远。有人说要乘火车，乘大轮船，乘小木船，乘汽车，乘三轮车，好像什么车什么船都乘遍了，才能到达上海。12岁的李青不时地听别人说起过上海，



上海就是一个宝藏就是神仙住的地方，什么都有，什么病都能治，别说她的流鼻血了。李青有时用一个手指按着一个鼻孔，对另一个张开的鼻孔说，别急，有一天上海会把你们堵住的。因为流鼻血，她一直在家里呆着，安静地打发时光，安静地看着天空，那上面什么都有。她已经把几个同学的脸都忘了。

李青娘是个健壮的女人，平日里说话利落，干活风风火火，是个爽快人。但没想到得病之后整个人就像一棵老树垮得特别厉害。她每天软绵绵地说她没有力气，力气都让鬼给拎走了。她确实是一副没有力气样子，说话，喘气，眨眼都像极了一个没有力气的人，就是连流眼泪都好像要花费全身的力气，一颗一颗咬出来的。李青爹一个人抱着被子嚎啕了一番，然后背着李青娘去了一趟医院。他们回来已经是晚上了，李青听到一个沉重的脚步声在耳边一直响到了天亮。天亮之后，李青爹就开始一点一点地花钱了。攒钱很不容易，花钱却是那么轻松。当有一天李青爹发现他已经欠了别人很多钱的时候，屋子里堆满了酒瓶。

李青娘已经不止一次地劝李青爹说，把她甩了算了，反正她的病是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的，反正她总是要死的。可是她每劝一次，李青爹喝酒就凶一次，那堆酒瓶就增加一些。后来李青爹就开始骂人了，他在屋里跳来跳去地骂，他把全村人都骂遍了。他骂到后来接着喝酒，他不会浪费一滴酒的，他舔着酒瓶底，好像那儿才是出酒的地方。他像一条狗一样蜷缩在酒瓶堆上。这样带来的结果便是全村人都不愿意来他们家，他们不再同情流鼻血的李青与躺床上的李青娘，本来，李青娘有很好的人缘，有几个女人会不时地来看看她，然后劝慰她一番，她们说生活会好起来的。她们也这样对李青说，仿佛李青将是这个家的顶梁柱。现在，他们家在村子里变得孤零零了。李青爹几乎把全村人的钱借遍了。

有一天傍晚，李青爹拦住一个孩子，他说借给他一块钱，一块钱可以打一斤酒。那个孩子被他吓得哭了。李青爹把孩子



按在地上，然后搜口袋。只有五角钱。李青爹得意洋洋地捏着这五角钱开始走向村里的小店。但是，当李青爹刚把半斤酒捏在手上，孩子爹就赶来了。孩子爹是村里的屠户，平时杀猪总是一刀准，血像箭一样。村里人说他身上总是散发着一股杀气，连村里最凶恶的狗都怕见他，它们只要一见他走来了，便夹着尾巴溜得比谁都快。屠户手里拿着那把明晃晃的杀猪刀，嘴里叼着半截烟，瞪着眼睛望着李青爹，他的一身肥肉像水一样快流到地上了。要是平时，李青爹早就汗毛竖起，像断了骨头的狗一样了，就是屠户的那身肉也能把他压死，可是现在酒成了李青爹的依仗，他不想让这半斤实实在在的酒从他手中消失。他双手抱着酒瓶，就像抱着一颗炮弹似的，也瞪着眼。

两个男人的对峙吸引了很多人。小店门口就是一个晒谷场，是村里平常传播消息最快的地方。他们大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的，他们对屠户并没有多大的好感，甚至是痛恨，他太霸道了，每次杀完猪，他总是不跟他们商量地将猪下水一古脑儿全拿走了，然后每天下酒，余下的以高于猪肉的价格卖给了外村人，而对于李青爹，他们也已经感到厌恶了，他们知道，他们借出去的钱一定是打水漂了，都被他一泡泡尿撒掉了。他们远远地站着，有的双手抱臂，有的则蹲在地上像是在看两个男人的腿有否发抖。

昏黄的天色像一块巨大的幕布，李青再次被天空中的一个图案吸引了，她觉得这个图案从来没有见过，好像什么都不像，又好像什么都像。她于是紧跟着这个图案走，她居然也走到了晒谷场，她发现那个图案现在掉下来，掉在了那把刀子上，那个图案渐渐地消失了，而握紧刀子的那个人则面目模糊，全身被一股血色包围。她心跳得厉害，她睁大眼睛，隐约看到那把刀子上的滚圆的血滴在上下流动，却总不会掉下来似的。她于是大声地喊了起来。

李青爹本来已经胆怯了，他突然明白他要是被屠户捅上一刀，他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喝上一口酒了。他于是拧开瓶塞开



始喝酒，咕噜咕噜。就像牛饮水一般。屠户也有些胆怯了，他想要是他一刀捅死了他这个废人，他还得负担那个瘫在床上的女人，还有那个流鼻血的瘦弱女孩，他每天杀猪都白杀了，太不划算。他的怒火已经化作一道轻烟了，随着他鼻孔出气越来越轻微，他握刀的手在松弛，刀把松松垮垮，差点就要掉在他的腿肉上了。观看的人也都松垮了，他们打着无味的哈欠，显得很失望，甚至内心在诅咒这两个男人。然而李青的这一声喊，好像一声惊雷，喊醒了他们。屠户的手重新握紧了刀把，李青爹也把酒瓶捏在了手上，瞪着眼睛。

李青疯狂地奔跑起来，她被石头绊了一下，整个人像一只风筝一样飘了起来。

李青起来的时候看到远远的人在逃跑，他们像末日来临一样，一下子逃得无影无踪。她心想真是奇怪，他们怎么可以逃得这么疯狂呢？她又流鼻血了，这回，仿佛不像以前的任何的一次流血，血流了短短的两柱就停止了。她吃惊地摸了一下鼻子，鼻子软软的，好像棉花做成的。她接着摸了一下脑袋，心想是不是她从此以后再也不流鼻血了。可是，当她欣喜地完全站直身子的时候，鼻血唰一下又流得很厉害了。她用两个手指按住鼻孔。后来她看到了地上躺着的两个人。

李青爹没有死去，屠户却死掉了。他们的较量是酒瓶与刀子的较量，结果却是酒瓶赢了。酒瓶的一块玻璃比刀子更锋利，它插进了屠户的头顶心，闪闪发亮。屠户的死在村里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村里人甚至有些庆幸，一个恶人终于死了，死在一个废人手中，从此，他们将自己品尝猪下水，那些鲜嫩的猪下水。至于李青爹，他在床上躺了几天就好得差不多了，因为那把刀子捅错了地方，捅在了右臂上，他一直想不通为何一刀准居然会将刀子捅在右臂上，也许人与猪毕竟是人与猪。没有人追究李青爹的法律责任，因为那天有许多证人，他们说是屠户先动的手，结果屠户却死了，他是自找的。屠户的女人哭哭涕涕，但也没办法，谁叫屠户平时待人总是那般凶恶。



屠户一死，李青爹的头顶心也好像出现了一条缝隙，智慧像光一样流入脑中。他什么都明白了。他把屠户的那把刀（他觉得是战利品）别在了前腰上，他把右臂上的那个伤口裸露着，像在炫耀，后来他嫌麻烦，便索性剪掉了衣服的右袖，就让整条手臂裸露着。他慢悠悠地在村里晃着，好像他生来就是这副样子的。他肆无忌惮地喝着酒，酒瓶在他的后腰上，他会不时地反手抄出酒瓶，眼神不屑地打量一下别人，然后咕噜一口。开始，村里人并不把他当回事，他们都知道他是个废人，废人就是废人，好像一个真理，不容易推翻。问题是有一天这个废人不把自己当废人了。

李青爹的勒索相当赤裸，他要钱，或者要酒，如果不给，他就把前腰上的刀子拿在左手，然后右手拿着那个酒瓶，刀子敲着酒瓶，或者酒瓶敲着刀子，随着丁丁当当的声响，他的两条腿很有节奏地抖动着。男人们好像都很害怕了。他们看着那个酒瓶，看着李青爹右臂上的伤口，仿佛从上面看到了屠户的头顶心，仿佛看到了一股箭一样的血，他们想李青爹只是要一点钱，一点酒罢了。他们满足了他。

李青爹开始了他的辉煌人生。你们不知道，在偏远的乡村，一个男人的强大就像电闪雷鸣一样令人恐惧，强大的男人全身的光辉可以笼罩一个乡村，或者说，可以把整村人都镇住。李青爹在一边喝酒一边勒索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而且，他开始对女人感兴趣了。

李青娘的病并没有因李青爹的强大而好转，事实上，李青爹勒索来的钱全部灌到肚子里去了。李青娘在床上的日子久了，身体就像一堆死肉，她的胳膊与双腿都在萎缩，当然，最令人吃惊的是她的脸，像两张干瘪桃叶一样。李青爹不再在李青娘床前浪费时间了，每到傍晚，他就开始在村里寻找猎物。虽然，这个时候的女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忙，她们是村子里一群任劳任怨的牛，但一个村子里总也有不忙的女人，比如屠户的女人。屠户死了之后，屠户的女人就奇迹般地变化了，以前她的身体



很是肥胖，肉堆积在她的脸、双臂与双腿、腰、屁股上，她就像一只滚动的油桶一样走路，她说是猪下水养的，屠户一死，她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异常清秀，简直可以说是苗条，只有屁股上的肉没有掉光，其余的肉好像都被一把刀子割走了。她几乎没有事可做，每天坐在院子里的杏树下打发时光，以前屠户活着的时候，她还得清理那些散发臭味的猪下水。

屠户的女人与李青爹躺在一起的时候，李青爹像只斗败的公鸡。他翻身一上屠户的女人，屠户就在他脑中出现了，那是一个握着刀的屠户。屠户毕竟是一个恶人呀，他的影响并没有因为他死去而消失得干干净净。李青爹嘴里叫嚷着操死你，操死你，操死你，可是胯下却毫无动静。屠户的女人倒并不在乎，她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男人，这样，她的后半生就安全了，她已经习惯了强大。她确实有点喜欢上了李青爹，她原来以为屠户是这个村最强大的人，可是李青爹比屠户还强大，酒瓶居然可以打败刀子，她想李青娘已是一个废人了，死是迟早的事，不会捱过明年的。她百般温柔地对待李青爹，她一点也不怪李青爹的无能。这使得李青爹极为满意，甚至有些感激涕零，在村里，一个男人要是在床上无能，那就是真正的废人了，比什么废人都废人，这就像李青爹的一个秘密，现在只有屠户的女人才知道。

李青知道爹跟屠户的女人搞在一起的时候，可怕的夏天已经过去了。李青就像复活的鱼一样变得自由自在，她在村里跑来跑去，她不想去学校了，她已经忘记了学校在哪里。她跟踪了爹，当她看到爹走进屠户家时，她流泪了。她孤零零地回到家，坐在娘的床前，娘用更加轻微的声音跟她说话，那仿佛不是娘的声音，是鬼的声音。她觉得毛骨悚然，整个房子都阴森森的。她跳到了门口，随时准备逃跑。她把那些酒瓶一个个地竖了起来，好像这样才可以抵挡恐惧。她在床前也放满了酒瓶。她几乎在床上坐到了天亮，两个鼻孔始终在轻微地活动着，好像在酝酿一次厉害的流血。爹却一直没有回来。李青开始仇恨



屠户的女人，她觉得那个像妖精一样的女人把爹的魂勾走了，而且，永远地勾走了。在李青的眼中，爹已经成了那个屠户，爹、屠户的女人，还有屠户的儿子才是一家人，而她与娘是被抛弃的。李青把床前的酒瓶一个个地砸碎了。

李青在一个中午去了屠户家。她从来没有进过这个家，因为屠户在李青还没有开始流鼻血的前一年跟她开过玩笑，说以后嫁给他的儿子，李青觉得很愤怒，屠户的儿子长得跟他娘一样，身上除了肉，还是肉，简直是个肉墩子。村里的孩子从来不喜欢跟屠户的儿子玩，好像他身上有着一股恶臭。李青走进院子的时候闻到了一股香，是肉的香。李青看到屠户的女人正在用一把锋利的刀子刮着胳膊上的汗毛，她头发上沾着一片杏树叶，一副快乐的样子，她用刀的手势极为熟练。李青什么话也不说地站着。屠户的女人抬了一下头，然后继续刮汗毛。李青感到鼻孔里痒痒的，像有小虫在爬似的，但是她忍着，她想她现在要是一流鼻血，那她就要被屠户的女人耻笑了。屠户的女人终于开口了：你不流鼻血了。李青吸了一口气说，我娘不会放过你的。屠户的女人说，你娘快死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娘了。李青说，你放屁。屠户的女人吹了吹刀锋上的汗毛说，你才放屁。李青走了。

走着的李青脑子里一直在回忆着刚才屠户的女人手中的那把刀子，那把刀子显然比爹前腰上的刀子更锋利，那些汗毛像灰尘一样飞了起来，有的居然飞进了她的鼻子，她在外面掏了一会儿鼻子，可是却又什么都没有。她在路边的水沟里洗过鼻子，依旧什么都没有。她望着天空，思想得弄一把比屠户的女人更锋利的刀子。她想象着挥舞刀子时呼呼作响的声响，她需要一把刀子，一把光凭呼呼声就可以把屠户的女人吓倒的刀子。可是在村里，好像已经没有更锋利的刀子，一把也没有了。村里人都害怕刀子，他们很少谈论刀子，他们说刀子就是血，就是死。

李青不再仰望天空了，天空仿佛失去了天空。她像一只安



静的蚕一样静静地伏在窗前，她开始观察那些人，他们从窗前走过，神情不安，脚步匆匆，好像李青家里有一只可怕的野兽。她的鼻子现在一直很安耽，但是，她却可以感受到在鼻子的底部有只手在活动，那是一只阴险毒辣的手，它不会这样轻易放过她的。她有些疲倦了。她只想在床上躺一下。但是，当她路过娘时，发现娘也在安静地淌着眼泪。她驻足，然后将娘脸上的眼泪用手背揩干了，她想，娘什么都知道。

有一天傍晚，李青爹又看上了一个女人，这是个新嫁到村里的女人，很年轻，额头光洁极了。李青爹是在水井旁拦住她的，李青爹说，喂，跟我走一趟。那女人不解地看着他，弄不懂他这是什么意思。李青爹翻翻眼皮说，跟我走一趟。那女人便跟着他走了，手里的一把青菜还捏着，水滴滴答答。他们到了一个草蓬前，李青爹扯下一节稻草，又用手拍了一下前腰上的刀子说，躺下。那女人不相信地看着他，一片青菜叶抖了下来。李青爹用力地拍了一下刀子说，躺下。然后又从后腰上抄下酒瓶，咕噜一口说，躺下。他开始解皮带了，那女人把手中的青菜一扔，惊叫一声没命地逃了。李青爹拍了一下头，一只手抓着皮带头，好久才说，怎么逃了。他顾自躺下来喝酒了，他的裤裆上停着一只蝴蝶。李青爹喝完酒后突然觉得有点不甘心，他想一个新来的女人他都解决不了，一旦传出去，他就又成了以前的那个废人了，他可不想回到废人时期。于是，他把空酒瓶插在后腰，摇摇晃晃地朝着那女人家走去。

那女人早已把之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家里人，因为恐惧，她的叙述一直断断续续，她说那个男人一定是个疯子……她说得癫三倒四，她后来变得自言自语，弄得一家人都烦了，他们已经猜想到那个男人是李青爹了，他们想李青爹早就跟屠户的女人搞在一起了，他一定是喝醉酒了。于是，当李青爹站在他们家门口时，他们还笑着脸，心想这个醉鬼走错门了。李青爹说，把她叫出来。那女人的男人说，她早睡了，屠户家在那儿。他用手指了指方向。李青爹说，我看上你女人了，让她出来。



男人脸上有了变化，可是当他的目光移到李青爹的前腰上的那把刀子时，变化又没了，他说，我给你打一瓶酒。李青爹把空酒瓶从后腰上抄下，然后砰地一声砸在地上，大声说，我要你女人陪我睡觉。

结果，李青爹一刀捅在那个男人的肚子上，肚肠也流出来了。男人躺在地上抽搐，好像误吃老鼠药的狗。李青爹因为有屠户的死，他并不显得害怕，好像他杀了一头猪。他把刀子往身上揩了几下说，谁让你不让你女人出来的。他一晃一晃地走了。那个男人在第二天早晨就死了。那个女人疯了。

李青爹从屠户的女人床上下来的时候，听见了哭声。他对屠户的女人说，我又杀了一个人。屠户的女人拍了一下他的嘴说，你一定是做梦了。李青爹得意地说，他的肠子都流出来了。他说完就离开了屠户家。在路上，他看到了那个疯女人，她披头散发，目光呆滞，嘴里喃喃自语。李青爹说，喂，你死了男人，就可以做我的女人了。疯女人呆滞地看了他一眼，居然笑了。李青爹也笑了，用手摸了摸脸说，走吧，跟我走吧。他们一前一后进进了李青家。李青娘的眼珠转了一下，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李青爹扯了一下疯女人的衣服说，脱了，然后俯下身将李青娘往里推了推说，过来，躺下。疯女人果真嘻嘻哈哈地躺了下来。李青爹压上去的时候，感觉特别冲动，好像他是一头狼。他成功了。他万分得意地从疯女人身下来，然后又往那堆酒瓶上撒了一泡尿，系皮带的时候，李青进来了，她刚去菜地里拔了两颗青菜。李青爹眯着眼看了一会儿李青，然后对着床上的赤裸的疯女人说，走了。疯女人就光着身子走了。不一会儿，李青爹就晃悠悠地出去了，他的脚踩在青菜上的时候特别用劲，咯吱咯吱，他甚至用脚把青菜碾了一下。

李青把地上的两颗被踩扁的青菜捡起来的时候，她听到了骨头的响声，咯吱，咯吱，她又一次想到了刀子。只有刀子可以拯救她跟娘。她把余下的酒瓶一个个地砸碎了，碎片像虫子一样扑向这空荡荡的家。李青跟娘说，娘，我要寻一把刀子了，

你知道哪里有刀子？娘的眼珠转了一下，然后闭上了眼睛。李青使劲按住两个鼻孔说，我会寻到一把刀子的。

李青在坟场里逛，她想也许那些茅草乱生的旧坟里会有一把刀子，一把锋利的刀子。她听人说过，这个坟场以前埋过一个刽子手，他杀了99个人，从来不用第二刀的，比屠户强多了，因为人毕竟是人，猪毕竟是猪，他在杀第100个人的时候突然打了个喷嚏，他用了第二刀。他痛哭一场，从此，他就不再做刽子手了，这把刀随着他一同埋进了坟里。但是，这仅仅是听说，李青也无从知道具体哪座坟是刽子手的坟。于是，每天夜晚，李青开始挖坟。无数的死人骨头。无数的旧物残片。无数的锈绿铜钱。夜鸟在坟场四周尖叫，夜风像一只只可怕的手在一下一下地掀动树叶。李青的每一次挖掘都花费了她的气力，她几乎筋疲力尽了。她想干脆躺在坟场算了，这样，她可省很多时间。事实上，一阵阵腐败的恶臭熏得她都想倒下去了。可是，她知道，没有一把锋利的刀子，她们家就永远都是暗无天日的。

李青爹跟疯女人成了一对“夫妻”，这倒使得疯女人的婆家心里的怨气、恨意都化解了。他们暗自得意，从此，他们就不用负担一个疯子了，一个女人一旦疯了，就比一条狗都不值，他们乐意这样，他们甚至在他们儿子的坟前发出了爽快的笑声。他们的笑声有时惊醒了在树下躺着的李青，李青坐起来望着他们，脸上呈现一种古怪的笑。在不远处，屠户的坟显得寂寞，有一条垂死的老狗在吐着舌头，好像在回忆以前的惊险岁月。他们走的时候，还在暗自偷笑。老狗吐了一阵舌头，后来就把舌头伸在了外面，不动了。李青走过去将老狗提起的时候，感觉这是一条像屁一样轻的狗，她轻轻地一甩，老狗像片羽毛一样飞走了。李青对着躺在里面的屠户说，接下来还会死人的。

屠户的女人几天没见李青爹，她很快就知道了自己的命运，这一回，她是被一个活着的人抛弃了。她定定地坐在院子里，依稀闻到了猪下水的气味。她想，也许是屠户在召唤她了，而